

情报处长

赵相如 著



QING BAO CHU ZHANG

情报处长

赵相如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市北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3插页 255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600册

ISBN 7-5059-1292-5/I·925 定价：5.10元



作者小传

赵相如，1938年11月生于上海市。1956年8月中专毕业后在沈阳、柴达木、江西等地工作。其后又入校念过3年大学。先后干过统计员、工会宣传干事、地区总工会秘书、地区报纸记者、中学教师、县文工团编剧等，因经历“复杂”，“文革”中挨整时间长达6年。1978年9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并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现为主任记者。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在除了写新闻外，同时也写报告文学、散文、杂文、小说等。已经结集出版的有散文特写集《羊城猎熊》、中篇报告文学《神州新铜都》。

目 录

情报处长.....	1
附录：二送电台.....	62
倪献策外传.....	73
桂永清外传	114
地下的袭扰与地上的格斗	163
飞车杀手的覆灭	213
绝非虚构的乐园	250
闪光的轨迹	284
是鸭馆，也是将才	297
南动脉上的搏动	319
秀河，请见证	350
后 记	376

情报处长

出鞘的利剑

一九四一年的阴历九月。古都寒秋，落木萧萧。塞外的北风夹杂着警车的嘶鸣漫过市区，布满军、警、宪、特的西安在深秋的寒风中颤栗着。城东端履门外急急地走来一个中年汉子，身材中等，稍微发胖，穿了薄呢长袍，脚上尖头发亮的皮鞋，高而宽的额头，头发抹了发油朝后梳着，低着头赶路。来到钟楼，便朝北一拐，迅疾地走着。

一个宪兵迎面拦住了他。

中年汉子露着微笑，从口袋里掏出“西安市国民身分证”。宪兵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阵，接过身分证，问道：“干什么的？”

“西北煤矿公司工程师。”

“上海交大毕业？”宪兵看着身分证上“教育程度”一栏。

“不错。”

宪兵还想找岔子，中年汉子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来，抽一支。”

宪兵伸出毛茸茸大手，一把抓过有着“U、S、A”字样的香烟，向中年汉子摆摆手。中年汉子把身份证放进口袋，向宪兵微笑一下，刚起步不远，听到警报“呜呜”地响了起来。他抬起头一看，东边飞来了一群画有太阳旗的日本飞机，似一朵乌云扑向钟楼。市民纷纷逃避，街上的警察、宪兵和暗探跑得无影无踪。日本飞机翘起屁股，在古城上空下“蛋”。一股一股浓烟拔地而起，房屋倒塌，火光冲天，男喊女哭，一片混乱。

中年汉子乘机奔出西华门，走上莲湖路，东转西拐，一下子闪进七贤庄一号一幢平房的黑漆大门。这儿是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

“王超北，几年不见，还是老样子……”董必武上前紧紧握着王超北的手，笑眯着眼仔细打量着面前的下级。

和董必武一同在等候王超北的“八办”负责人伍云甫也过来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哈哈，你呀真是员福将哩！”伍云甫给王超北倒了碗开水，也给董必武茶碗里续上，然后走出厅房，轻轻带上房门。

董老要王超北坐下，呷了口水，然后说：“党中央要我见你一次，给你一个重要任务。”

“什么任务？”王超北屏息静气。

“国民党顽固地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蒋介石派了他的心腹胡宗南带着五十万军队，围在陕甘宁边区，干什么？还不是企图消灭我们共产党！蒋介石还是搞‘攘外必先安内’那

一套。‘共同抗日’是骗人的招式。对于共产党和边区的存在，他是一点也不甘心的，党都睡不稳的哪！”

王超北点点头，急切地问道：“党准备分配我干什么？”

董老说：“国民党军统、中统和西北绥靖公署情报处，在西安的特务有四五千人。对付这些特务，我们可不能麻痹了。那个西北绥靖公署情报处长刘庆曾还是个厉害的角色，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呢！”

“蒋介石对付我们共产党，是舍得下本钱的。”王超北恨得跺了跺脚。

“针锋相对，超北同志。党考虑到你还没有公开出现在‘八办’，你又长期在外活动，敌人尚未注意到你，你又在西安长大，熟悉这儿的情况，这都是极为有利的条件。党中央要你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经理的身分开展活动，了解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情报，帮助党看守好延安的南大门。”

王超北觉得浑身来了劲，他参加革命以后，一直是搞地下斗争的。他向董老点点头：“服从党的安排，做好工作。”

“那好！”董老说：“现在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宣布：正式建立西安情报处，由你负责！你的直接领导，就是这儿‘八办’的负责同志林伯渠林老，还有伍云甫同志。”

厅房门又打开了，进来一位戴了副圆边眼镜，脸型清瘦、头发灰白的和蔼长者。

“林老！”王超北站立起来，过去握住林伯渠的双手。

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那么便利、急迫。躺在沙发里正在闭目静养的西北绥靖公署情报处少将处长刘庆曾，缓缓地从沙发里站起来，接过听筒：“什么事？”随着听筒里的声音，他的粗浓剑眉一上一下地耸动。听完对方的话后，他用脚轻轻点地，不急不慢地说：“严密监视雷神庙街，弄清延安来客去会见了哪家人家。对于可疑分子，先扣起来再说。”放下听筒，他右手伸进裤袋，微微摇动不大的头颅，禁不住得意地泛起了笑容。这位情报处长留一头乌黑长发，平时梳理得工整发亮。雪白的脸皮上，由于每天刮胡须，下巴颏泛出乌青色和须根的点点黑影。眼皮有点打泡，可能和他无节制的夜生活有关。他打了个呵欠，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来，点上火，然后通知卫兵备车。他的草绿色的军用雪佛兰专车直接驶到东仓门一号胡宗南的私邸门口。

这儿有着花园、围墙。大门外荷枪实弹的卫兵禁严地守卫着，花园内树木掩映中有一栋三层楼房。

经过卫兵的通报，刘庆曾踏进胡宗南的会客室。他听到屏风后边胡宗南的笑语声，走过屏风，正要开口报告，不料已见长沙发上有了一名座上客。胡宗南朝南而坐，左腿搁在右腿上，昂起了头，笑容可掬地示意刘庆曾在一旁坐下。那位客人朝刘庆曾露了个笑容，呷了口茶，继续他们的话题说下去：

“胡先生，你身边有个人，叫李茂堂，如今的身分是中统陕西调研室专员，此人不可小觑，有疑难大事，可请他出马。”

“请道其详，以前只耳闻一二。”

“前几年，长沙有个日本侨民被杀，东洋大使馆向当局

提出了措词强硬的抗议，眼看战火一触即发。总裁限令湖南省党部破案。长沙警备司令鄧悌一筹莫展。李茂堂毛遂自荐，三天就破了，原来还是咱们党内那伙败家子干的。为这，总裁专门嘉奖了李茂堂，破格提升。鄧悌佩服得五体投地，非要他老兄去当副手，不料让中统的朱家骅捷足先登，分他到这儿当了专员。为这事，鄧悌还跟朱家骅闹了一阵子别扭哩！”

“唔，那好。”胡宗南笑着说：“我这儿不怕将官多，而患真才少。象李茂堂那种人才，我是多多益善。”

一旁坐着的刘庆曾，听了很不是个滋味，当着华山和嵩的面去夸少林秃子能耐，这不是暗暗拍了自己两下巴掌，长中统的志气吗！但在这时，他自觉无开口说话的余地，脸上微露愠恼之色。

“你公务繁忙，我告辞了。总裁心意，胡先生当心领神会。”客人瞥了一眼刘庆曾，不愿再谈下去。

胡宗南并不挽留，命卫兵用他的专车送客。重新走进客厅之后，红光满面的胡宗南问刘庆曾：“有什么消息啊？”

“我方侦查到延安来人曾去过雷神庙街，我已派人严加监视和控制。”刘庆曾把情况扼要说了一遍。

胡宗南沉思了一阵，未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说：“陕甘宁已经筑起绵延数千里、纵横层叠的防御工事，还有重兵构成封锁线，对那儿的老百姓军事管制、坚壁清野，花去了很多心血啊！如果西安城里有了潜伏的共产党，我军的苦心孤诣，很有可能毁于一旦。以往我党吃的亏还少吗！切切不可掉以轻心哪！”

“是！”

“外松内紧。表面上不要声张，只当不知道，造成共党的错觉，让他们去享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滋味吧！等到我们一旦开展行动，迅雷不及掩耳，即使再摊开牌来，我们也不怕。”胡宗南鼻孔里发出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这不是忍让。该下手的时候，决不可手软。”

“不过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曾是老前辈，对党国……”

“不管那些个。我们一切行动听总裁的，无法留情。不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胡宗南两手插进裤袋，慢悠悠地说：“我欣赏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名言：‘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我之所以破格委你少将处长的重任，我奉送你这句话，不妨可以作为座右铭，好自为之！’”

“为了更好地戡乱建国，你要和军统的张毅夫，还有李茂堂三方通力合作，以你为首，绥靖公署的嘛，把歼灭、破获地下共党的事情办好，不准出一点纰漏！”

第一次遇险

一个空军军官模样的人骑着自行车，沿着古城墙根慢慢地溜着，不慌不忙，好似在浏览这古都的风情。进了北城，接近莲湖，他发现前边七贤庄的巷口，有两辆洋车，车伕躺在车内，半闭着眼，没有要拉客的意思。他突然掀动一阵车铃，刺耳的铃声使两个车伕睁大了眼，意外发现一个空军军官威严地站在面前，怒目扫视着他们，腰里还挎了皮套手枪。他俩敢怒不敢言，缩起脑袋、低着头，懒洋洋站起来，

拉起洋车一步一步朝巷里走去。空军军官脸上闪过一丝冷笑，骑上车来到“八办”的门前。

“八办”处长伍云甫听到自行车的急骤铃声后，走出门外，四处一瞧之后，便活动腿脚，弯腰屈膝动胳膊。空军军官骑了自行车来到他身旁，迅即一个拐弯，在握车把的指缝间滑下了一个纸卷，随即便朝尚德路骑去。

伍云甫依然弯腰屈膝，手指触地的同时，轻巧地抓过纸卷，又做了几下扭腰动作，便走进“八办”，关上两扇门。他进了房，把纸卷交给林伯渠，林老打开看过之后，对伍云甫说：“超北同志搞到的这一个情报很有价值。马上拍密电报告中央，蒋介石开了武功会议，准备进攻延安……”

王超北来到雷神庙街的时候，早已卸去空军军官服装，换上一件薄呢长袍，头戴一顶罗宋帽，派头十足。当他瞥见街上多了一个卖油条的和修补破鞋的，心里“格登”一下，难道敌人发现这儿的目标了吗？进有危险，退又不是，他略一皱眉，便迈了方步，走进五号自己的家。

刚刚关上木门，妻子一把抓住他走进里间，脸色跟纸一般白，嘴唇象鸡啄米似地抖动。他暗吃一惊，一向温和镇定，凡事不发急的妻子，怎么今天失态了？

“霜菊，怎么啦？不慌，你慢慢说。”

“不，不好了，小孙被抓走了！”

“什么？”王超北一怔。小孙是延安派来的交通员，不是本地人。王超北考虑到他的口音会惹出麻烦，要他以烧饭伙伙的身分来打掩护，叫妻子教他陕西方言：“不学好一口秦腔，你出门太受特务的注意了！”

不料，今天小孙出去打油买米，一露口音，就给特务逮

走了。

“一定是冲你来的，屋外你可去不得了……”李霜菊稍稍平了平气，指指门外对丈夫说。

雷神庙街这条不大的巷子里，又多了两个卖花生的，走来走去，隔一阵便对街口卖油条的眯个眼，做个手势。透过门窗缝隙，王超北看到了这一切，低了头在屋里踱步，分析外边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很明显，敌人已经知道这个雷神庙街有他们需要的猎获物。对了，延安有人要去宝鸡停在西安时曾来跟我结算过一笔帐，特务一定暗中跟踪了他而发现雷神庙街有名堂的。眼下自己不能立即撤离开这儿，如果出门等于送肉上砧板。他想了下，对李霜菊说：“小孙被捕是个信号，他们的目标显然不是他。但特务还不认识我，否则刚才就可抓我了。我先躲一躲，你要作好准备，应付敌人的突然搜捕！”

“你放心吧！”李霜菊望了丈夫一眼，说。

原来，王超北回到西安住进雷神庙街五号时，曾同妻子悄悄地在墙壁后边挖了一个简陋的暗室，打算保存党内文件和电台，想不到如今却要藏人了。

“走！”随着一声吆喝，警察和几个便衣特务，押着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孙，从门外冲了进来。李霜菊一见拥进这么多敌人，不由得一颗心“砰砰”直跳。但一想到王超北就在暗室里，如果自己心情露出破绽就会坏大事，她渐渐地镇定了下来：“你们撞进来，要干什么？”

“这是什么人？”特务指着小孙问道。

“我姨表兄弟！”她说，“跟着我当家的学徒弟。”

“你当家的呢？”

“去上海做生意了。”

“胡说！”警察吼叫一声。便衣特务在房里翻箱倒柜，踢桌打凳，搜了一遍，没有找到什么，便丢下小孙，骂骂咧咧地走了。

王超北在暗室里松了口气，拿着手枪的手掌全是汗。不由得想道：“这个家得舍弃了！敌人放下小孙，是条计，他们随时都可以来搜捕‘当家的’。”他走出地下室，对李霜菊说：“你去把东西打点一下，咱们看准了空当，离开这儿！”她会意地点点头。王超北随即取出一叠钱来，对小孙说：“我不能送你去医院了，明天你自己去看伤、抓药，拿了药直接找到‘八办’那儿去，要组织上送你回延安！”

小孙一把抱住了王超北，掉下了眼泪：“老，老王，我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不，小孙，你很坚强，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不屈服，这就很了不起！”

小孙点点头，抹去了泪花。

事有凑巧，第二天清早，“呜呜——”刺耳的警报的尖厉声，又在城市上空滚过。日寇飞机成群结队地飞临古都上空。老百姓纷纷往防空洞里钻。日寇飞机丢下了不少炸弹，掀起一股股黑色烟柱，随着而来的是大人小孩的哭嚎声、房屋倒塌声，乱成了一片。

李霜菊对王超北说：“超北，门外特务都去躲飞机了。”

“那咱们走！”

装扮成乡下逃难的李霜菊象躲飞机似地小跑着步，很快离开了雷神庙街。王超北身穿对襟黑布褂子，头戴呢毡帽，

成了西北塬头上一个赶脚脚伢。手枪放在顺手的口袋里，紧跟在李霜菊的身后几步远。

两人沿着街檐，一前一后直往城外走去。王超北和李霜菊肩并肩走在一起，由他先背在肩上的布褡子，已经扣在她的肩头上了。

“去哪儿？”她问道。

“回澄城老家。”

“咋啦？”

“先留给国民党一个无头案，让他们去折腾吧！”

“哎，我想起了，你父病重，咱俩赶回去还能煎药熬汤。”李霜菊觉得这倒也是个两全之策。

天完全断黑的时候，他俩过洛水，进小店歇了一宿。第二天，又紧走慢赶，还搭了一阵毛驴，总算跨进了家门。土财佬的家，外边看起来并不轩敞，门庭狭窄，一色灰砖平房不过五进四间。

“爹！”王超北来到父亲病床跟前，叫唤了一声。本来一直闭目不语的干瘪老头，张开了双眼，动了两下嘴唇。李霜菊连忙举起茶壶，放到他口边：“爹，喝，喝水！”

干瘪老头慢慢吮吸了一口水，脸颊牵动了一阵，想说什么，喉结上移了两移，喉咙里咕噜了两下，抽出一只手朝地下指指，不久，倒下，咽了气。

夜深静悄悄，王超北一直琢磨他爹临终前的举动：为什么要伸出一只手朝地下指指？难道有什么东西藏在地底下吗？他把这想法告诉李霜菊，两人沿着他爹的土炕四周细细察看。第二天，他拿了一把镢头在地面上细细地翻挖，果

然，东墙角有空洞。他举起镢，用力刨地，挖到三尺深，挖出了一个坛子，里边藏着白花花的银元，居然有一万四千块！在坛子旁边的土层里，还发现了一个瓷钵子，钵里装着大烟土，干得象石头。嘿，怕埋藏了十几年了。这钵大烟土，至少可卖五千元。

土财佬一生拼命抠钱，抠进了二万来块银元，就这样埋进了黄土里，生前当成个秘密谁也不告诉，临死前也不知为什么动了心，竟然作出了暗示。这笔钱作为革命经费以后给王超北帮了大忙。他心想：真是天助我党。

计 定 三 窟

王超北留下无头公案，让刘庆曾去闹腾。他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又给妻妹雪吟操办了婚嫁。

他的连襟梅永和在交通银行当仓库看守，有一手好枪法，曾给吉鸿昌当过卫士。有一天饭后闲谈，梅永和告诉他在吉鸿昌的卫队里就加入了共产党，天津陷落后，吉鸿昌的卫队被蒋介石解散，梅永和失去了组织关系，才辗转来到了西安。

“怎么，你加入共产党？那是要杀头的！”王超北听完连襟的话盯着他的脸色，然后呷了一口茶，仍是漫不经心地问道：“骗我还是哄我当大哥的？”

梅永和微笑着把自己入党的时间、地点、介绍人一一作了回答，然后说：“如果我错看了人，大哥，你去告密吧！”

王超北眯起双眼，又仔细盯着梅永和的眼睛，凭他多年

的社会经验，他要在这对眸子抓住虚伪和奸诈的阴影。然而，他看到的是一对澄澈的瞳仁，浮起了晶晶的泪珠。王超北从口袋里取出一个蜡封的丸子，说：“明天，你去跑一趟，我有个朋友在‘八办’，你代我送份商业行情去。只要走近，蜡丸抛在门边就可，人不必进去。”

梅永和接过蜡丸，放进口袋，含着笑，点点头。

第二天太阳刚刚出山，梅永和推出自行车就跑了。王超北见他走了，也跟着出了门。梅永和低了头，两眼直视着前边，左拐弯、右拐弯。当踏上黄泥路面时，已经进入北新街。他左右扫视了一眼，便猛地朝七贤庄那儿一窜，到了“八办”门前，见八路军战士正在门前作操，他迅速朝战士身边擦过，同时出其不意地把蜡丸子朝门里掷去。

监视着“八办”动静的两个特务，发现梅永和朝“八办”扔蜡丸，本想上前逮住他，后来一捉摸，先探到梅永和的住地，然后再逮住他，也许还能多抓几个。不料，却被梅永和七弯八拐引到一片坟地。他们发现趴在土坟堆里的梅永和，伸出两手作瞄准的姿势，就不敢贸然接近，急忙掉转车头窜逃而去。梅永和在土坑里抓起几颗小石头子儿，敲击自行车横档，特务以为子弹出了膛，低下头只顾飞快地踩车，见弯子就绕，也不分个东西南北。

梅永和暗暗发笑，拍一拍身上的泥灰，重新跳上车，绕到就近的旅店，寄存了车子，换了一套干净的掌柜服，不慌不忙地步行进了太阳庙门街的住地。

梅永和回来，一脸喜滋滋的样子，却不见王超北。吃完饭，抽了两袋烟，王超北才回家。梅永和正想说什么，王超北却对他说：“你先去上班，回头有事我再找你。”